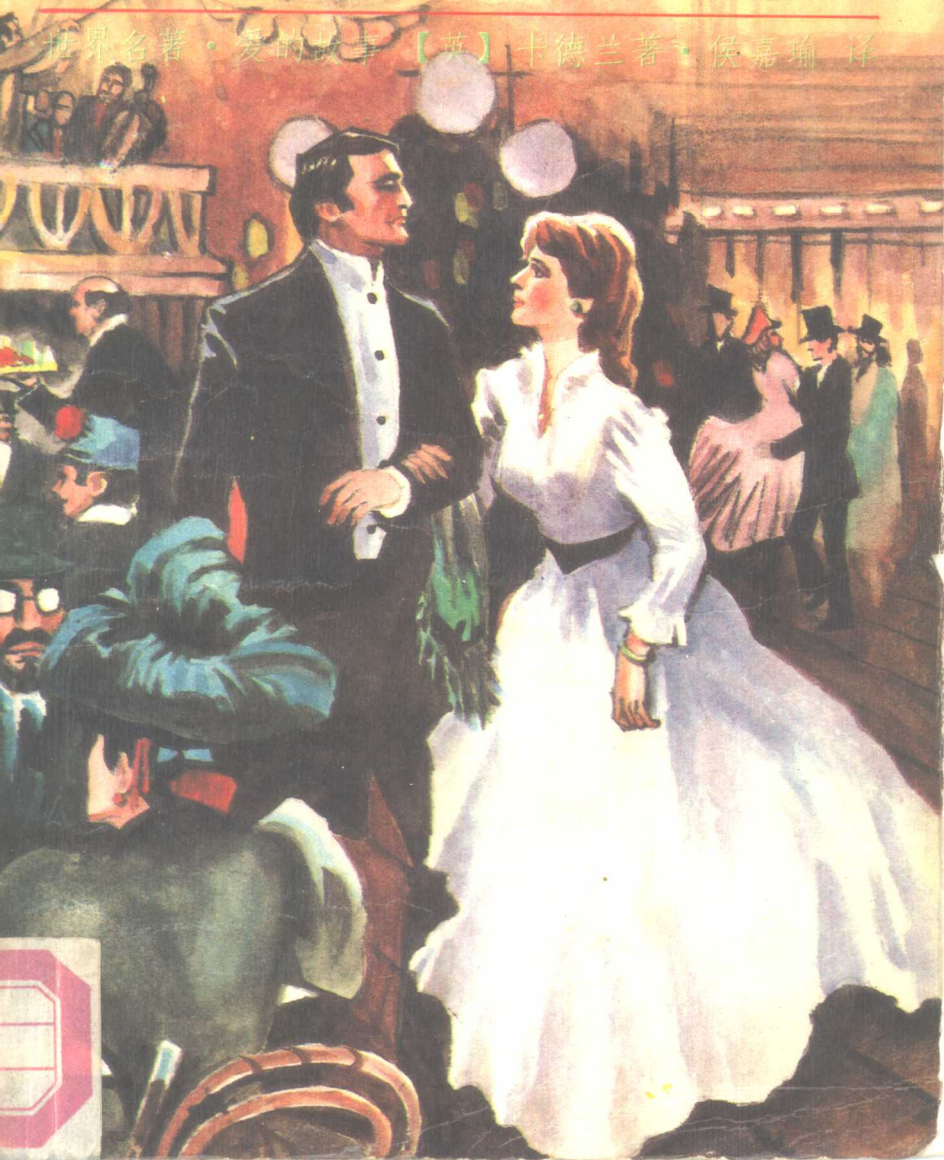


猎夫记

世界名著·爱的故事【英】卡德兰著·侯嘉瑜译



11364
227

世界名著·爱的故事

猎 夫 记

[英]卡德兰 著·侯嘉瑜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召庆

世界名著·爱的故事

猎 夫 记

[英]卡德兰 著·侯嘉瑜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哈尔滨船舶学院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 6

字数：120,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100,000

ISBN7-207-00644-6/I·120 定价：1.85元

世界名著·爱情小说

作者卡德兰是英国女作家，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的读者，她洗炼的文笔与扣人心弦的情节，使得她每一本书的销售数字高达百万本以上。

一吻情深	侯嘉瑜译	爱的迷惑	老嘉华译
月满伊甸园	陈悦译	爱之火	白薇译
心底的呼唤	侯嘉瑜译	爱神的箭	莫凌译
意乱情迷	刘月梅译	爱的征服	慧芝译
猎夫记	侯嘉瑜译	倩女迷魂	朝云译
爱之旅	莫凌译	偷情记	水湄译
烽火一丽人	毕璞译	还魂记	曾斌明译
逃婚记	毕璞译	峡谷之恋	吴大成译
蜜月佳期	老嘉华译	梦幻湖	醒冬译
香花	莫凌译	试情记	池萍译
驯悍记	曹治南译	梦中佳人	洪秀芬译
爱的奴隶	杨丽琼译	玉女私情	洪鲲译
俏佳人	老嘉华译		

ISBN 7-207-00644-6/I·120

定价：1.85元

第一章 一八一九年

“问题已经解决了！”

餐厅的门突然开启，一个清脆的声音珠落玉盘似的响起：

“我昨晚细细地想了一夜，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

一个纤细的人影走了过来，两个坐在餐桌前的女郎，迅速地转过脸，满是盼望的神色，急急地问：

“该怎么做？快说嘛，安妮姐，快说嘛！”

安妮姐徐徐地踱了过来，也在餐桌旁坐下。

细看这三个姐妹，真像三朵花儿，真教人难以想象，世上竟有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而且各有截然不同的美！

安妮姐最年长，也是其中比较不抢眼的。

但她的妹妹，凯柔，十八岁半，却美不可方物，美得叫人一盯上她，就张嘴直眼地答不出话来。

一头金发——就象在阳光下辉映的麦谷，蓝眼——有着画眉鸟蛋似的青蓝，脸蛋儿白里透红，总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和了奶油的草莓。

更吸引人的则是她的身材，修长而行动优雅。

雪伦，则是她最小的妹妹，长得象父亲。黑发，配着木兰花似的深色皮肤，明媚的眼睛，有时候看似蓝的，有时候

却深邃得泛着紫色。

梅登上校常说，雪伦这些特点完全秉传于那位西班牙祖先。而西班牙血统在梅登的家谱里，的确不时出现，且不管她像谁，雪伦算是三姐妹中性情最愉悦的，机智而可爱。

每一件事情，只要与生活有关，都令她感到新奇。十七岁的她，衷心渴望踏入成人的社会，她父亲所订的《每日晨报》和她所收集来的《妇女杂志》，因此而被她翻得烂熟。

安妮姐若置身在别的女人间——任何一个女人，除了她自己的姐妹以外——都会出众的，可是在她的两个妹妹面前，就相形失色了，因为，她的头发既非金色也非黑色。

“灰鼠！”她为这头头发叹气，她认为这种颜色已是无可救药了。但是她的母亲却总是代她肯定：那是予人安慰的颜色，是旅人在太阳下最感需要的阴凉之色。

似乎有意配合她的头发，她的眼睛竟然也是灰色的，只是在光线射入眼瞳的时候，那双灰蒙蒙的大眼却会出人意外地变成绿的。因此她难免泄气地想，老天实在该给她换上相称的红头发才好。无论如何，她的智慧和成熟令她的面容看起来却要比两个妹妹更甜美。

自从她母亲过世，由于她是长女，便被迫地不得不现实起来：虽然她那时候只有十五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已全落在她的肩上了。

而最近两年来，她的父亲又一直病着，凯柔和雪伦都还年轻，安妮姐只得一手包揽了，既是女主人，又是管家、护士、老师，甚至成了一位全能的佣人。

虽然女孩子们请了一位保姆，但是，两个妹妹所该知道的与女孩子有关的事情，却依然是由安妮姐来传授。自己也

不过是个大女孩的安妮姐，把所有从母亲那里得来的知识，传递了下来。她把梅登夫人认为绝对重要的淑女风范传给了凯柔和雪伦；任何该注意的小节或任何她想母亲会在意的礼数，她都尽量要求两个妹妹做到。

这件事倒是不难办到，因为这两个女孩子都敬爱她。更何况凯柔还具有世界上最温柔的性情，只要她向她提出了建议，她就会顺从遵守。

至于雪伦，就截然不同了，她则是个满怀雄心的小野心家！这个令安妮姐彻夜不眠的难题，便是雪伦提出的。

此刻安妮姐已在桌旁坐了下来，但是却一个劲地微笑不语，雪伦急得直催：

“结果怎样嘛？快说嘛，安妮姐！”

“我决定立刻动身去伦敦！”

“去伦敦？！”雪伦跳了起来，“去干什么？为什么要去？”

“你先别急。”安妮姐慢条斯理地端起了面前的咖啡壶，为自己斟了一杯，然后才说：

“你昨晚只随便说了几句，却教我整整想了一晚，雪伦。”

“我昨晚说我们一定也能像甘宁姐妹那样轰动伦敦！其实，你用不着想上那么久才同意，何况，我们比她们人多，我们三个！”

“除此以外，你还强调说，”凯柔温柔地为她补上了一句，“我一定比伊莉莎白·甘宁漂亮，而安妮姐则长得有点像那位玛利亚·甘宁。”

“是呀，我是那样讲，”雪伦立刻点头同意，“但是我……。”

“但是已足够我考虑整夜了。”安妮姐打住了她的话头，“你昨晚提的建议很好，只是主角该换作你和凯柔，你们两个都够漂亮，要比我漂亮多了——不过我还是得跟你们去，我必需照顾你们。”

她踌躇了一会儿又说：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爸爸留下的钱根本不够我们生活，奢侈是一定谈不上的，甚至……连舒适都要谈不上了。”

“到底剩多少？”雪伦问。

安妮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每年不到两百镑！”她说，“房子虽然是我们自己的。但已经破得必需大修特修……除了吃、穿以外，我们大概只养得起我们那匹老马了。”

两个女孩静静地听着，她们心里也很明白，于是安妮姐又继续说下去：

“就在我越想越丧气的时候，办法就来了。”

“什么办法？”雪伦迫不及待地又问。

“我现在就得去伦敦找那位公爵！”

“公爵？！”她的妹妹喃喃地跟着念了一声。“什么样的公爵？我怎么没听你说过的。”

“噢，这个公爵我们都没见过，”安妮姐满怀希望地说，“但是爸爸曾经说过，他是我们的远亲，同时还是我的教父。”

“那么，一定不是个好教父！”雪伦撇了撇嘴，“至少他从来没有送过你礼物。”

“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安妮姐点了点头，“因此，现在正是他该做一点事的时候了！”

046015

“他是哪位？”凯柔也问。

“布鲁伦公爵。他年纪已很大了，爸爸一向喜欢他。爸爸年轻时常跟祖父到公爵家里小住；爸爸还跟我提过公爵的房子里摆了些什么样的摆设呢！”

“他怎会成为你的教父呢？”凯柔觉得奇怪。

安妮姐微微地笑了笑。

“我也不知道，我猜，一定是妈妈的主意。你知道，妈妈一直希望我们能接近那些她所谓的好人；而妈妈在爸爸还没输得一文不剩之前，在那些社交场合中是非常吃得开的。”

“真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这么笨？”雪伦在一旁怒哼了一声。

“他自己也常这样自问呀！”安妮姐则叹了一口气。

“他没想到竟会弄到倾家荡产！我想在那种赌风正盛的时候，要叫他不赌，实在不可能。何况，像爸爸那样一个英俊活跃的人，要他不赶时尚，怎么可能？”

“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这样做，还倒罢了，”雪伦仍愤愤不平，“但是结了婚后，妈妈总该管得住他！”

“妈妈已经尽力了，”安妮姐说，“她跟我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怎样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其实你们也明白，妈妈一向崇拜爸爸；只要能够令他快活，她是绝对不愿管他的。”

“现在却变成我们的不幸了！”雪伦知道这问题已没什么好讲了。

安妮姐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见她开口，说：

“是啊，因此我更要公爵为我们做点事情。”

“你凭什么要求他呢？”凯柔问。

安妮姐被问得一时答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她才答说：

“我想，他的良心会迫着他为我们做一些事情吧！自从我们搬到这里，这么多年来，他都没来和老朋友打声招呼。他心里一定也过意不去吧，何况……我们还是他的亲戚。”

“可是爸爸曾说，”雪伦还是不以为然，“有钱人是不会在管那些自愿坐在大门外的穷人的。”

“他自然可以那样想，”安妮姐说，“但是我还是得让他阁下明白，他至少该把我们介绍给那些社会名流，把我们引入社交圈，好让你们两个找到好丈夫。”

“找丈夫！”凯柔惊叫了一声。

“那当然，”安妮姐望了她一眼，“否则要你们去伦敦干吗？”

“唉呀，你说得对！”雪伦也嚷了起来，但是却是一副兴致高昂的样子，“甘宁姐妹不就是这样做吗？后来伊莉莎白嫁了一位公爵——那时候追她的公爵还不只一个！连玛利亚也逮住了一个伯爵呢！”

这个故事安妮姐自己也很喜欢。

两个穷得无以复加的姐妹，在一七五一年，随着母亲从爱尔兰远征至伦敦，在伦敦社交圈中掀起了一场风暴。新闻界无时无刻不注视着她们，从不放过他们的一举一动，杂志也披载着各篇论她们艳丽的诗文：

轻盈、灵巧！艳冠群芳，

纤秀、可爱！桃李争春。

汉弥尔敦公爵在与伊莉莎白结识一个月之后，便向她求

婚；虽然已是午夜了，却还赶着在科隆街的大教堂里成婚。

而她的妹妹玛利亚，只不过迟了五天，也和那位被她俘虏的伯爵成婚了。

伊莉莎白不仅漂亮，她还是个忠实的、富于同情心而且非常勇敢的女人——可是，她所遭的不幸却令人扼腕——因为，她所嫁的这位公爵原来竟是个声名狼藉的酒鬼。

在她为他生下一子一女之后，这一位饮酒过度的公爵便撒手归天了，年纪不过三十三岁。

伊莉莎白顿时成了个孤单而又不幸的人，可是她很快便再婚了。她的第二任丈夫是艾恩·坎贝尔上校，一位品格高尚而有雄心壮志的人，并且很快就因丰功伟业而晋封为阿吉尔公爵。

这是安妮姐所知道的最罗曼蒂克的故事；而，每当她回味这个故事的时候，她总禁不住这样想：伊莉莎白·甘宁绝不可能比凯柔漂亮。

“她一定会嫁个公爵。”当安妮姐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却听到凯柔在对雪伦说：“至于我啊，我一定办不到，做公爵夫人实在是吓人的差事！”

“我们都希望你能成为公爵夫人，凯柔。”安妮姐立刻打断了她的话，“再也没有人会比你更漂亮了！无论哪一个伦敦子弟，只要见着你，没有不希望你成为他的妻子的——当然，有些人则是要向雪伦求婚的！”

“嗯，安妮姐，你怎么不提你自己呢？”凯柔问。

“我可没时间去想自己，除非先把你们两个安顿好。”安妮姐向她微微地笑了笑，“小姐们，你们可得明白，这是个紧急事件，我们的钱只够这一季的费用——过了这一

季，便再也没有机会了！”

“就算只要这一季的费用，又要到哪儿去找呢？”雪伦问。

“你们难道忘了妈妈留下的那串项链吗？”安妮姐轻轻地问了一声，嘴角带着一丝笑容。

她的两个妹妹同时发出一声惊叹。

“妈妈的项链！哦，当然记得！”雪伦兴奋地说，“那要值好几百镑呢！”

“只可惜那上面镶的是翡翠，而且也不够大！”安妮姐说，“但是，妈妈曾经说过，这样还是能卖上五百镑！”

“那是一大笔款子了！”凯柔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刚够我们的计划用，”安妮姐又继续说，“不要忘了，妈妈把这个东西藏了那么多年，正是要我们在这种不得已的状况下用的。”

“我觉得奇怪，爸爸怎么没把它卖了。”雪伦一脸的狐疑。

“妈妈说是她劝爸爸他把它留下来暂时搁在一边。然后她便尽量不给他看见，久了他就忘了。”安妮姐说到这里，摇了摇头，似乎这件事情她并不十分喜欢提起。“我想，妈妈那时早就想到用这个项链做我们的嫁妆了。正因为如此，现在更是把它卖掉的时候了！”

“要是能够卖上五百镑的话，那么，我们每人就可以得到一百六十七镑！”雪伦算了一下，一副精明踏实的样子。

“嗯，假如我们平分的话，”安妮姐明白这种算法，可是她另有更精明的打算，她说：“这笔钱不能够打散，惟有合起来用，我们才能够在伦敦租上两个月的房子，买上几件

漂亮的衣服。”

“甘宁姐妹俩只合穿一件衣服呢！”雪伦的思绪又飞扬了。

“可是你们两个得多买几件，”安妮姐说，“我有个预感，现在的人一定比甘宁姐妹那时代的人要现实得多！”

“而且衣服也要比那时简单多了，”雪伦好象被触发了灵感似的，紧接着嚷道：“我是说，女人穿的越来越少了，哦，上礼拜的妇女杂志还特别介绍过：‘巴黎最新款式已风靡伦敦，细棉薄料，胸腿隐现，男士为之疯狂。’”

“雪伦！”安妮姐喝止了她，“这样未免太不象话了！你和凯柔可不许穿那样的衣服！”

“可是我们必须穿得时髦啊，安妮姐！”雪伦立刻反驳，“另一本美女集锦还说，巴黎和伦敦还有一些女人，甚至把细棉袍弄湿了，贴在身上，就好像没有穿衣服似的！”

“我真弄不懂那些女人！”安妮姐再度严厉地截断了她的话题，然后十分严肃地说：“女孩子应该尽量端庄，假如你还办得到的话！我所希望你们嫁的丈夫，绝不会是喜欢讨荡妇做太太的人！”

“安妮姐，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凯柔立刻应承。

安妮姐的脸色柔和了，她放缓了语气，望着凯柔说：

“谢谢你，凯柔，我希望你们俩都相信我，我会尽我所能地为你们找到最好的对象。这事情有多严重，你们都知道，我也不再说了。这次伦敦之行绝不能犯错。更不能陷入任何不利的情况。”

“这是实话，”雪伦伸了伸舌头，“此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打入‘阿美

社’去！’

“什么是‘阿美社’呢？”凯柔好奇地问。

两姊妹不由得都用疑问的眼光盯着雪伦。这个年方十七的老么，要比两个姊姊更清楚这个摩登世界。

“‘阿美社’就是，”她带着得意的神色说，“伦敦最严格的会社，最重要却也最排外。”

“哦，怎么说呢？”凯柔又问。

“这些都是我看来的，”雪伦看了她二姊一眼，然后以一种戏剧性的腔调解说，“这个会社呢，乃是由社交圈内最出风头的一群所主持，象什么乔丝夫人、考柏夫人……甚至还包括了李文公主呢！除非接到这几人的请帖，否则只有不得其门而入了！而任何不被阿美社接受的，都只能算是社交圈外的人！”

“啧啧，听起来好势利！”安妮姐嗤了一声。

“她们就是喜欢把事情搞成这样。”雪伦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

“我念首诗给你们听听，就刊在去年的一份杂志上，等我去找来！”

她说着，便跑了出去。安妮姐望着她活泼的身影，眼里怀着爱意，然后，她又望向了凯柔。

清晨的阳光，打窗口射进来，正照在她如云的秀发上，灿起一层金蒙蒙的光晕。

没有人会比她更漂亮了！安妮姐暗暗地想着，更忍不住用她那特有的、既柔和却又十分肯定的声调，对她说：

“你决不能老呆在这里，凯柔，我最亲爱的，在这里除了雨果以外，你接触不到任何年轻人。”

“可是我喜欢雨果。”凯柔低声抗辩道。

“他的确是个好青年，”安妮姐也同意，“但是，你我心里都明白——他没钱，而他爸爸又彻底反对你们俩的婚事。此外，雨果只有在这卡夏城，才称得上是个人物……。凯柔，伦敦还有许多前途远大的年轻人正等着你。”

“他们可能会令我不安……。”凯柔怯怯地说。

“他们会欣赏你，崇拜你！”安妮姐说得十分坚定。

她很明白她妹妹指的是什么。

凯柔很容易就给人吓着——呵护她，不让她受到打击，便成了安妮姐特别的责任了。

凯柔极端的敏感，在社交场合中，只要有人唐突了她，她就会觉得被欺侮、被冷落，而偷偷地溜回家去。

“你在伦敦绝对会成功，”安妮姐再三向她保证，“而且是大大的成功！凯柔，你会在每一个舞会中称后，会不断地被邀请，不断地被称赞！每一个年轻人都会献上他的心、他的财富，在你脚前俯伏！”

凯柔只是默不作声，她脸上隐有忧戚的颜色，幸好这时雪伦已兴高采烈地捧着一本妇女杂志奔了回来。

不等她们发问，她便有点气急地念了起来。“仔细听着，”她招呼了一声，“本篇乃亨利·鲁瑞尔所作，全文如下：

在前奏纳一点魔术——

名利，财富，时髦，朋友，情人，
令人恼怒或高兴，
不论阶级，年纪，与性别。

一旦加入阿美社，
一夜平民变君皇，立刻完美无瑕疵，
倘若一旦被放逐，
呜呼噫嘻，从此沉沦永不复。

念完后，三姊妹都沉默了一阵子。

“假如我们被放逐了，又怎么办？”凯柔真被吓着了。

“不至如此，”安妮姐坚定地说，“假如连布鲁伦公爵都无法把我们引进阿美社，那么还有谁办得到呢？”

“但愿你说对了，”雪伦也增加了信心，“这一切都要看公爵肯不肯帮忙了，而，就算公爵答应帮忙，我们还是得找个伴妇才行。”

“这个我也想到了，”安妮姐点点头说，“我会求公爵也帮我们找一位。”

“那么我们也得付钱给她罗？”雪伦问。

安妮姐听得呆了一会。

“但愿不用付钱，”她喃喃地说，“我可不把这种费用算进去！我想只要把项链卖了，这些钱该是够的。”

“你把它放在哪里？”雪伦热心地问。

“就在妈妈的卧房里，我晚上还检查过，”安妮姐答道：“我一直让它留在妈妈原来收藏的地方，免得爸爸看见把它花掉。”

三姊妹互望了一眼，谁都说不下去了。

她们都很明白，她们的父亲在最后几年里，变得多么吹毛求疵，不近人情。他似乎有意忽视所处的恶劣环境，只求重享往日所习惯的奢侈品。

他想吃的食物往往是他们这个小村庄里买不到的，必须到城里去买，而价钱又都贵得惊人。

他点的都是最好的酒，而且非紫葡萄酒不喝。

安妮姐为了迎合他、取悦他，只好费尽心思，以有限的家用，象制造奇迹似的，为他张罗来种种的奢侈品。

也就是说，她和她的妹妹们只好牺牲掉任何新衣服，或者只好买些便宜的布料自己动手做；有时为了省钱，连不可少的滚边缎带，都省下不用了。

同时，这也表示，她们只好轮流骑那匹至今仍养在马厩里的老马出门。

话虽如此，她们有马可骑的机会并不多，因为他们还保留着贵族习惯的父亲，还不时要驾车出游、兜风。

家境是萧条的，至于庭院，自然更是一片荒芜；幸好，她们还有位老保姆，莎拉——她已看护她们十几年了，一些粗重的工作，都抢着做了。

如今，父亲多年来所造成的愁惨尽已散去，可是，一向首当其冲的安妮姐，在深夜梦醒的时候，仍会不时幻觉到父亲沙哑粗暴的声音，叫着她的名字，要她去准备她无法供应的东西，或在她所做的事情里找碴。

“还有一件……。”当三姊妹准备上楼去母亲卧室的时候，雪伦突然说。

“什么事？”安妮姐问。

“你想，伦敦的人难道不会注意我们戴孝的样子？目前我们没有穿黑，那是因为我们没钱做黑衣服，我们附近的邻居知道我们经济状况，倒还能谅解，可是，那些伦敦人……。”

“这点我也想过，”安妮姐胸有成竹地说，“在伦敦，不